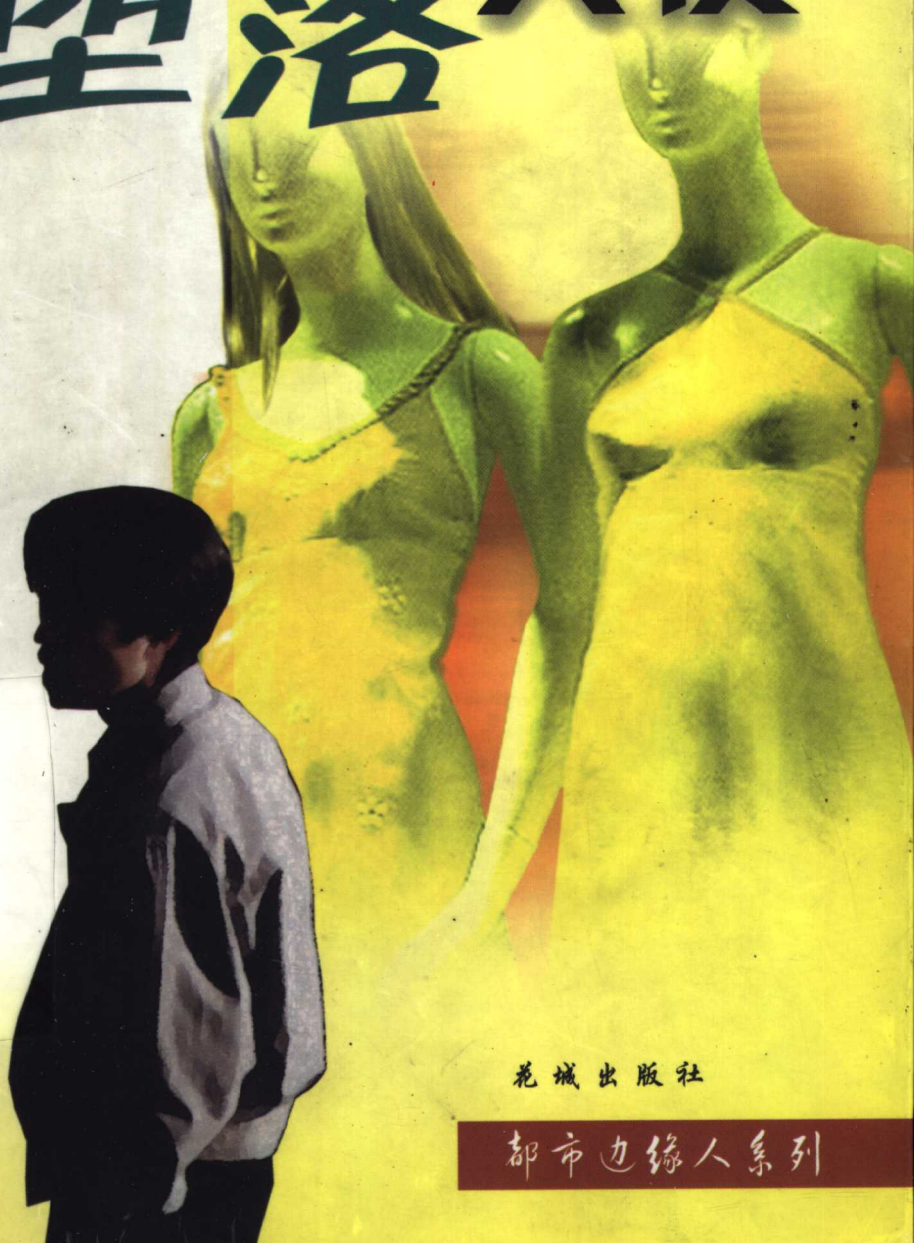


于大玮 著

堕落天使



花城出版社

都市边缘人系列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7014

都市边缘人系列

堕落天使



于大玮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堕落天使

于大玮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4

(都市边缘人)

ISBN 7-5360-4055-5

I. 堕...

II. 于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034 号

责任编辑: 谢日新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肇庆狮岗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75 1 插页

字 数 27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55-5/I·3276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先生您想听听我的故事，为什么？您说您是个作家，作家是个什么玩意儿？

哦，作家是写书的，我懂了。可我能讲点什么，您又指望从一只癞蛤蟆嘴里吐出什么呢？要知道它吃的都是些虫子啦。您实在想让我说，行。我长了这么大，还真的没人把我当个人似的认真听我说点什么。怎么说呢？我和我身边的事都陈旧了，发霉了，而且跟臭虫、老鼠、垃圾混在一块儿，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唉，过去的事，让它过去吧。真没想到，还有人跑到我这儿捡垃圾。

您问我多大了，我不知道，真的。我妈生我的时候没跟我商量。母鸡下了蛋就走，蛋是记不得它的生日的。您问我原来跟谁过日子，跟老干妈啦。谁是老干妈，一会儿我就讲到了。我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这您还用问吗？再说，您这么问我，我咋回答好呢？主哇，我给您唱一支赞美歌好不好？行了，先生您也别刨根问底了。如果您非要我说不可，那我就都吐出来吧，总憋在肚子里也怪难受的。

我知道，这种屁事是不好张扬的。老干妈早说过：人世间有些事你看破别说破，说破了要惹祸。小子你记住，上头长的是嘴，不是那玩意儿。咱家的事不要告诉外人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听听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先生您说您不仅给我保密，听了

我的故事还要给我钱，那么每小时给多少？拿来。我可是骗过人的，不想让自己也上当。

好了，现在听我的故事吧。

我叫多多。多多，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名字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别人就告诉我：多了好哇！多了还不好吗？人多力量大。其实，多了我这样的人，好在警察有事干。您说谁都喜欢说实话的孩子，那么，我倒要问问：为什么多多说实话也好，不说实话也好，都让人觉得像个灰溜溜的小耗子，连自己都讨厌自己？睡梦里，两个多多还在打架。一个我说：你这小子，不该叫多多，这是个倒霉的名字。另一个我说：我是个被遗弃的私生子啦，是一只意外而多余的蛋啦，我不叫多多谁叫多多？呸！一个我撇撇嘴，使劲往地上啐一口。另一个我像是被臭屁熏了一下，立即恼火地扑上去……有意思，梦里的事像照镜子一样。

当然，要是我心情好的时候，我也会对自己说：多多，罪过不在你身上，你该好好活着。是的，你也是人，为什么不该好好活着？

像不少倒霉的小家伙一样，我也有自己落脚的破窝。瞧吧，前边那个十字路口，向左拐，再穿过一条热闹的道路，再向左拐，先生您看到了吗，前头一座尖顶的基督教堂，那是上帝在地上的窝。基督教堂旁边有个花园，走过那个花园，那就是裤衩子大街啦——是的，我们都不叫它衩路街。衩路街算什么玩意儿，不好听啦。裤衩子大街分成三个世界：裤腰上的，瞧那有几幢漂亮大厦的地盘，就是有权人或有钱人的豪宅；左边的短裤腿是居民区，骑自行车上班的多，也有下岗的，也有没事儿干蹲在楼角晒太阳的；右边的短裤腿也是居民区，楼房少些，都是些破砖烂瓦搭起来的棚子，住着些打工仔啦、盲流仔啦、破烂王啦、卖……卖那个的啦。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，裤腰像是好裁缝用绸缎做的，短裤腿却像是老干妈拿粗布缝的，最难看就是右边的，一片

油毛毡屋顶，又一片油毛毡屋顶，打了多少块补丁呀。对，我的窝就在这里。不过，我住的还是楼房呢，嘻嘻。

您说上帝他老人家穿上这样的裤衩子，哈哈！那该有多滑稽。您说……好好，我还是说自己吧。我的窝虽说是楼房，可也是破烂得够受了，说不定哪一天推土机就会来跟它亲嘴。您如果想去看看，好办，跟着我钻进那条楼道里，您就会觉得天一下子黑了，然后碰鼻子拐弯——好，这就到了。虽说这个窝又寒酸又肮脏，可我已习惯了。是的，我逆来顺受，我认命了。

唉，命运这玩意儿，鬼知道它是怎么回事，它总是不照我的心愿来，它手上举着棒棒糖哄孩子似的，不断地跟我兜圈子，捉迷藏。我去找好日子，找哇找哇，好像是迷失在大森林里了，走哇走哇，似乎是处处都有路，却处处走不通。对，这就是迷路了。

人哪，一旦明白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谁也不用告诉他该怎样不该怎样，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活着了。我跟自封为“弃儿院院长”的老干妈，跟婊子养的“小上海”、“小豆芽”、“鼻涕虫”之类，跟楼下捡破烂的老马、野大夫胡林、单身汉阿满、流莺阿 MAY，一块儿在这穷窝里混日子，我们相互可怜着也相互瞧不起，相互帮忙也相互哄骗，有时还会骂成一锅粥，打他个稀里哗啦——咚！这是真的。

我得承认，常跟这些人在一起混日子，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先生您瞧，我这不是挺自在的嘛，坐在马路边搓着脚丫子跟您瞎聊，还他妈的能挣点钱，挺好，我好像个活祖宗。您说我怪得意，也是，我总不能找棵歪脖子树吊死吧。我有我的活法。如果有人叫我一声：“瞧，这个小坏蛋又来了！”嘿嘿，我还真的挺得意啦。我坏吗？当然。在这个狗日的世道上，做牙齿总比做食物强吧。您说呢？所以，我就是做错了事，也要找个替罪羊。知道什么是满天星斗吗？如果让我照着您的脑门来一拳——嘣！

OK，现在有那种感觉了吧。所以，每当我受到老干妈惩罚之后，我就让“鼻涕虫”代替我痛哭一顿。这事好办，找个罪过扔给他，让他体会一下满天星斗的感觉。瞧“鼻涕虫”那个伤心呀，哭得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，有时候连我都被他感动了，真后悔不该让他吃我的一记老拳。

老干妈说我是法西斯的种。法西斯是什么意思，老子不懂。不过，我猜得出这话准是跟暴力有关。哼，谁是法西斯？打我屁股的人才是法西斯呢。要不是因为没地方吃饭，我还恋着老干妈这个破窝？屁股一拍，BYE—BYE！所以，老干妈打我的时候，我就大声叫：“等着吧，我长大了就远走高飞，不养你的老！”这么一说，她准会住了手，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骂我没良心。

这会儿，我得好好说说老干妈了。您不知道，早年的老干妈长得可好看了，怪不得她自比杜十娘，说是谁见了都心肝宝贝儿地叫她，还忍不住在她的小屁股上捏一把呢。有一回，洋鬼子看见她就尿了裤子，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，究竟是她让洋鬼子淫得尿了裤子，还是她自己先吓得尿了裤子，鬼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干妈这辈子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。她的命苦，13岁那年赶上南京大屠杀，她的爹妈都让鬼子用刺刀挑死了，随后像抓小鸡一样把她拎出门去，当天就弄到慰安所当了雏妓。后来，她说她随军去了上海、武汉，还下了南洋呢。

当过妓女的老干妈，在外人眼里就不是一只好鸟啦。您想，她能情愿让人家当马骑呀？没法子的事。日本人玩她的时候，她想的是小命要紧；后来她厚着脸皮拉客人，那是吃饭要紧，没饭吃就得饿死。不过，我得承认，当婊子的时间长了，人就不要脸了。唉，她也真是的，人家叫她骚娘们儿，她也不恼，还撇撇嘴乐。她说男人那玩意儿她见过几大筐了，根本不在乎。这话我信，人活得这么不值钱，还在乎什么？她带大的小崽子们，都知道她跟附近教堂的神父纠缠不清。神父要跟她干那种事的时候说

英语，她也说。她喜欢说这种打嘟噜的像一串串葡萄的玩意儿。跟着她天长日久了，小崽子们没一个不会撇着洋腔吐“葡萄”的。不信，我给您来几句：How do you do? We went on our honeymoon. What about the baby?

先生您可明白？我是在说，您好？我们去度蜜月吧，小宝宝怎么办？

这挺好玩。我问您好，其实您到底好不好，我管不着。说我们去度蜜月吧，是个暗语，老干妈年轻的时候经常用的，那意思是如果您愿意，找个地方就上床。至于小宝宝怎么办，NO！NO！去他娘的，管不了那么多啦。

嗨，如果我能穿得体面些，染黄了头发冒充一个“小老外”，再这么嘟嘟噜噜地说几句，谁敢他妈的瞧不起我？没准还以为碰上有学问的人了。可我现在呢，唉！惨啦。

实话实说吧。老干妈真的不想管我们这些小崽子了。前些日子，她刚刚起床就告诉我们，能走的走会飞的飞都滚蛋吧。她说她老了，没法子养活我们了。就是这样。为了不被再一次抛弃，我们几个孤儿发动一场围攻。我们七嘴八舌地质问：“老干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耗子一样扎堆？让我们跟您一块儿活着吧，要知道这样度过冬天可以节省一些煤饼呢。”

“哦，该死的！”老干妈的眼珠子像子弹一般鼓突出来，“该死的！上帝宽恕我。”她匆忙在胸前划个十字。“收养了你们，我可真是有福了，居然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别看我老了，可我还没瞎没聋呢。你们这群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小鬼，撒旦一样坏，总是捣蛋总是让我操心，天天打打闹闹，到处拉屎撒尿，不是摔了盆就是打了碗，都是缺德的败家子。唉！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这可是咱们的财产啊。再说了，你们知道，谁不知道谁就是狗娘养的，我这个样子，还怎么养活你们？我的心脏像一只蔫了的老萝卜，肌肉也软得像面条……”

“炸酱面。”我接上一句，口水要流出来啦。

“炸酱面？对，差不多就是那玩意儿。我老了。可你们呢，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，不让一个可怜的老人有一会儿安宁。唉，能有个安宁该多好。你们这些不该出生的小坏蛋啊。谁知道是怎么搞的，你们的妈下了蛋拍拍屁股就溜掉了，真是缺德。”

“老干妈，可别这么说，您是多子多福呢。”

“呸！我倒愿意整死你们！”

说着，她便扬起了手臂。在她那干瘦的巴掌落下来之前，几个小崽子赶快缩头躲开了。嘻嘻，瞧着这个气喘吁吁、瘦得体现不出社会主义好的老家伙跟在屁股后面追打你，也算是一种乐趣吧。挺刺激！

“老干妈！”我们都喊她老干妈，这和自愿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你发现老干妈犹如桔子皮样的老脸，正怒气冲冲地逼近你的鼻子尖时，你就是拼命吱哇乱叫也来不及了，是的，你逃不过因为淘气惹祸而遭到的惩罚。她那一对老爪子正狠狠地掐你的小屁股蛋——只掐一点，是的，让你的细皮嫩肉变成紫疙瘩，而且她的一张老嘴还不停地唠叨：“打是疼呀，骂是爱呀，疼极爱极拿脚踹呀。”这时候不管是谁，也只有疼得吱哇乱叫的分儿了。有一回，我疼得实在受不了，就咬了她一口。

“你这个狼崽子，敢咬人！”老干妈在屋里抖着手骂，骂着骂着就哭起来，说她不该养这种没良心的小坏蛋，就是养了一条狗，它还会朝主人摇摇尾巴呢。其实，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嘛。小坏蛋们在屋里闹翻了天，你不管也就是了。哼，什么坏事都说是我带的头，就该我挨掐。这个老妓女！

您说我不该骂她，可她掐我呀，掐得那么疼。什么事，好像都是她做得对，那么她干的那些丢脸的勾当呢？告诉您……哦，不说了吧。老干妈早就警告过我们：家里不和外边人欺；家丑不可外扬。这家丑，当然有老干妈过去“接客”的骚事啦——操！还

是让我说出来了。说出来就说出来吧，这年头有些比妓女更下作的人，还不都是人模狗样风风光光的。咱不提那种人，免得臭了我的嘴。还说我们的老干妈吧，我听说早年有嫖客登门，总是在灯火朦胧人也蒙眬的晚上，老干妈浓妆艳抹地吊在一个淫棍的膀子上，噘着红红的屁眼子似的嘴巴说“依还年轻哪，依有点怕哟……”一直折腾到嫖客走了，她就像死了似的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偶尔，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崽子从角落里露面了，她也还是像没看见一样光着身子坐起来，一边叹着气一边慢慢穿她的衣服。有时她还会招招手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小兔崽子们。”

过来干什么呢？还不是唾沫星子横飞地骂一顿：“婊子养的，狗娘养的，不是为了你们，我还能让男人们当马骑吗？”说到这儿，老干妈就哼哼唧唧的要哭出来了。实在说，她干的那些骚事儿，也真的见不得人。不过，我倒觉得她挺了不起。楼下的阿满说起这种勾当，总是眨着一只眼压低了声音，有点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。我知道他是怕挨骂，据说他当年就是老干妈领养的孤儿之一。

谁也无法否认老干妈的那些风流事儿。如今她老了，不知她的脑子出了啥毛病，一想起自己的过去就发神经，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乱唠叨，有时又吹嘘自己当年是多么的美哟俏呀。就是这样。她时常拿起镜子瞧自己，瞧着瞧着就有了哭腔：“看看，看看，我那吹弹可破的脸蛋呢，那小鸟儿一般鼓鼓的胸脯呢，那俩大水蜜桃似的白白挺挺的奶子呢？呜……我的上帝！完了，我快不中用了。”这时候，如果有孩子在旁边，她会默默地盯着那张小脸儿，好久不吭声，也不知她在想什么。末了，她便倒在床上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我老了，快不中用了，等我动不了窝的时候，谁来养活你们哪？小兔崽子们！”

只要听了她这句话，我们这几个孤儿就一齐大叫：“老干妈不老！”

她就愿意听这话。明明知道这话是胡扯，她还是撇撇嘴笑了。她起身下床，在屋里转上两圈，试试自己是不是还能潇洒走一回，随后坐在家那缺了一条腿的宝贝沙发上，闭着眼慢慢摇晃着身子，让杯里的热水转圈儿舔着玻璃，嘴里还轻轻哼着一支歌儿：What about the baby? What about the baby? 呆了一会儿，她突然恶狠狠地瞪起眼说：“整死你们！”

如果是不熟悉老干妈的孩子，这时候没准儿就吓得咧开嘴哭了。真的哭了，没准儿老干妈又会说：“啊哟，别哭别哭，小可怜儿的。”

老干妈就是这样。赶上这个基督徒作忏悔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她哆嗦着嘴唇，在自己胸脯上连连划着十字。“主哇，我这是干什么……造孽呀。”

这样子，谁见了谁不说老干妈心眼儿好哇。可是，真的碰上她发了神经，那可就不是好玩的了。要是我的屁股会说话，它就会告诉您老干妈厉害着呢。她什么坏心眼儿都有。

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小鬼头招来了野孩子，他们刚进门就叽叽喳喳地叫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家？那个不要脸的老妓女家？”不料，这话让老干妈听到了，她大喝一声关上屋门，非要追查出这话是谁说的不可，接着就要好好训导一下。她绕着这几个野孩子扭动起来，一边张牙舞爪一边骂。骂的那些话，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听了，没准儿会害臊得去上吊。孩子们以为她疯了，看样子是要把他们撕碎了吃掉。他们吓得连哭带叫，屁滚尿流地逃走了。老干妈呢，乐得喘不上气来啦，她哈哈大笑着跌坐在破沙发里。

唉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法子呢，谁也没能力改变它。我得说实话，就是这个样子也挺好，只要让我们在这个破窝里平平安安地活着就好。也不知怎么了，我最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。能出什么事呢？不知道。不过，这种预感就像鬼影子一般跟着我。我猛地回过头去吐唾沫，也还

是驱不走它，我甚至能听到它咻咻喘息的声音，觉察出它悄悄地朝我的后脑勺伸出爪子……特别是走黑道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。唉！走着瞧吧，也许用不了多长的时间，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

我已经对您说了，老干妈靠她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供我们吃，供我们穿。起初，她只养了两个孤儿。后来，政府让她办了个孤儿院，给了她不少钱。日子好过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窝里有十来个小鼠子。三个阿姨来这儿工作，教我们写字，唱社会主义好，学英国佬的话。我们的老干妈真当上院长了。那是她一生得意的时候，她整天就是这个样子：眯着眼睛，抿着嘴巴，一脸的正经，说什么“讲文明，讲礼貌”，说什么“谁再说下流话谁就是王八蛋”呀，反正都是挺正规的那一套。可是，哪知道好日子不长，那三个阿姨都不来上班了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老干妈的名声不好嘛。有一个阿姨临走时还悄悄对我说，总是跟老妓女在一起要学坏的，孩子你懂不？我呢，我差一点没把唾沫吐到她脸上。

这件事，对老干妈的打击特别大。我记得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在地上打着滚儿痛哭了一场，接着躺在床上病了十来天，从此再也不讲什么文明和礼貌了。她说，她还想干老一套，反正这辈子也就这个样子了，去他妈的，什么都卖掉算了。她选择的对象有三个条件：一是人，二是活人，三是男人。行了。

她真是老了，老得很快，身体也不行了。赶上这年头，“野鸡”遍地跑，“流莺”满天飞，可是好时机再也没她的分了。眼看着她像一只挨了霜雹打的老茄子，很快地蔫巴了，有些日子她

连照顾自己都成了困难。破窝里的小崽子们也只好另找出路，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什么人领走，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每次来了领养人，老干妈就把小崽子们叫到身边，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，倒好像一只舍不得丢蛋的老母鸡。我也奇怪，她不是总说嫌弃我们吗，这会儿怎么了？

“乖乖，来来，别怕。这是你的新爸新妈，跟他们走吧。”

不知是为了讨好人家，还是难改那种习惯性的风骚，老干妈的眼睛还是勾着男人说话。瞧瞧，色迷迷的像个什么样子！

不管怎么说，老干妈对我挺好的，人得说良心话。我呱呱坠地的时候，亲妈顺手抛弃了我，像扔掉一只偷来的蛋——这蛋本是她生的，可她却怕被别人发现，奇怪。要不是老干妈收养了我，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我长大，我今天就没法子在这儿说话了。究竟我身上有什么值得她爱的？也奇怪。或许，她是想把我养胖了，再偷偷宰了吃掉吧？谁知道呢。

“多多是个混球！”老干妈早早就这么表扬我了。

这是早晨。我打开窗子，让阳光钻进这个破窝里来。然后，我使劲朝外吐了一口痰：“呸！我得走了！”

“走？上哪儿去？”老干妈坐床上张口结舌，嗓子里像是有只鸡蛋卡着。

“有人要领养我。”我故意这么说。我知道这么一说，准有戏。

“什么？”老干妈果然在嘴里呜呜起来，似有哽咽之声。“多多，你这个混球！”

“谁叫你昨晚打我了？”这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说早了。

“哦哦……”老干妈听到这儿眼珠一转，口气立马就变了，“哼，谁把你这个坏得冒烟的混球领走，我宁愿免费慰劳他一次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我可是一个漂亮女人。”

漂亮女人？天哪，她现在还敢称自己是漂亮女人，成心欺负瞎子吧。

“站好了，你又想溜哇。”老干妈的目光像鹰爪子一般紧紧抓住我。“多多你不是一个好东西，老是调皮捣蛋，朝楼下的行人吐唾沫，在墙角撒尿，揪猫尾巴，养老鼠玩……不过，也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，你有一点还行，袜子穿一星期不洗，节约用水。”

“知错就改嘛。毛主席还犯错误呢，我看他还行。”

“哈，还行！你敢跟毛主席比？我宰了你。”老干妈气得直哼哼，“你这个混球，混球！”看得出，她还是挺留恋毛主席那个时代的，尽管那时候搞女人的男人比如今少多了，她宁愿不干那种风流事儿，也要回到吃大锅饭的日子里。人真是一种怪物。

这个老婆子唠叨起来就没完。如果不是她耽误我们找乐子，我和几个小崽子早就溜上阳台，顺手来个“天女散花”啦，看看谁的脑门跟我们的烂菜根亲吻啦，或是低了头瞄准一个过路的倒霉蛋吐一口唾沫啦。谁中彩就算是谁有福了。可这会儿，我只能耐着性子听她的，腿都站酸了，终于听到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看在你站得越来越歪的分上，我放了你。”

我抬腿就走。紧追着我屁股的，又是那句老掉牙的结束语，“没关系，我能让你改好的。上帝，能帮助别人，是我最大的快乐。”

帮助别人？快采？……啊呀，去你的上帝吧。这年头没人要的小崽子多了，你随便去逮一个帮助他好了，别抓住老子不放。哼，我不想让谁当哈巴狗养着。

“多多，你嘴里在嘟囔什么？”

老干妈气哼哼地坐在扶手椅里，疑惑地死盯住我。不好，得赶快蹿出门去。

“多多！站住，你是不是在骂我？你说！”

“.....”

突然，老干妈嚎叫着从椅子上蹿起，离天堂又近了一米。她嘴里突然发出猪的尖叫声，对，就是被绑在案板上要宰掉的猪所发出的那种叫声。难以置信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一个整天少气无力哼哼唧唧的老太太，胸腔里竟还有如此强大的能量。直到今天，那“嗷嗷”的声音还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。

她向我凶神恶煞地扑过来，像是想抱住我，猛啃。嘻嘻，要是您当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就会发现一枚小图钉在她屁股上眨着闪光的小眼睛。

这当然是我干的坏事。不过，说良心话，我把小图钉尖朝上放在沙发上，本是想扎那个偷了我饼干的拖鼻涕小子，却不料让老干妈倒了霉。

“这种小崽子，没有一个好货！”老干妈遭了这番暗算，脸都气白了，“上帝呀，瞧瞧我积德行善的果子吧，您还不快点惩罚这个撒旦的崽子。”

坏了，我知道这话说出之后要发生什么事。这会儿说BYE—BYE，晚了。

“多多，给我滚过来。”老干妈气疯了，“该给我什么，你知道！”

“给你屁股。”

“是的。拿过来！”她把墙角那三个幸灾乐祸的小鬼都叫过来，“你们都瞧瞧，这就是混球的下场。”

啪！啪！劈里啪啦……

向前进向前进，老子责任重，屁股的冤仇深。

这天夜里，我可怜的屁股就是上帝，它只能受到特别小心的膜拜，决不允许受到针尖大的委屈，因为它已经肿成了一只大面包。老干妈呢，嘿嘿，她也捂着屁股趴在床上，大约骂了我88次，因为她相信这是个吉利数（发发嘛）。她的小心眼准是在琢

磨着，就算上帝老爷子手头有再多的紧要事儿，那也得暂时放上一放，听听一个可怜仆人的请求：替她惩罚这个叫多多的小兔崽子，往死揍他！

倘若上帝这时昏了头，就听了她的。然而，或许上帝也不爱老妓女，因此她肯定只能惹他烦。惹人烦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。

老干妈信奉上帝，说我们都是上帝的羊儿，因此大家要友爱、和睦。唉，我真搞不懂，大老远的，信那个洋玩意儿干什么？早些年，准得给她扣上里通外国的大帽子。瞧她这个小样儿，还怕人家整不死吗。再说了，土生土长的道士呀、和尚呀，和尚的媳妇（尼姑）呀，如今不算少了，自家的经还念不过来呢，凭什么还信外国那个老和尚？

对于我的这个想法，老干妈十分恼火。她尖叫道：“上帝不是和尚，也不是道士。混球，你是个混球！你不懂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，法律上写着呢。”

想到上帝无所不在，她就很高兴。为啥？上帝能看到她为孤儿们所做的一切嘛。谁愿意当无名英雄呀？老干妈，这个老太婆有脑子，懂得投机。她这样说过：“我穷我老我善我美——起码我年轻时很美，上帝是不会忘记我的。”可是，当她甩手给上帝的羔羊几个耳光的时候，就忘了上帝老头正看着她呢。过后，她又嘟嘟囔囔地一个劲地向上帝忏悔。“上帝呀，是我不小心。不过，谁没个失手的时候呢？再说，这些小崽子不打不行呐。这，您不也是知道的吗？人类不听话了，您也放水淹他们——当然您总是留一手的，诺亚方舟的故事永远是个明证。我是您的仆人，哪能不手下留情呢，您瞧我只打打混球的小屁股，可我还是爱这个小家伙的。”

这老婆子，跟上帝玩舌头。

不过这一次，我没听到她嘟嘟囔囔地向上帝祈求原谅，相